《绵竹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辑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解 / 放 / 历 / 程

绵竹起义原由琐记……乔　诚（1）

人物春秋

王干青烈士的前半生……袁学愚（21）
记王干青先生轶事……张容光（26）
王干青烈士遗诗抄……文史组（32）
关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几个
问题的研究……胡力三（43）
杨锐世系考……黄德明（55）

§ 文 化 小 史 §

绵竹图书馆演变初探……陈文芳、孙德鉴（60）
绵竹公园小史……城建局（65）
清李甸侯先生读书鹿堂山遗迹记……周元邻（72）

地　下　文　物

绵竹广济乡出土的宋代铁钱窖藏……窗志奇（76）
绵竹观鱼乡北宋青铜窖藏品出土侧记……黄宗厚（81）

| 水·利·拾·零 |

解放前绵竹的官、棚、宋、堰……封体仁（86）

旧事两则

抗日战争初绵竹县抗敌后援会、出征军人家属
优待委员会的组建……叶学英（94）
绵竹袍哥随记……杨梦生（105）

～～～～绵 竹 名 小 吃～～～～

绵竹糖醋猪肝简介……张明伦（1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绵竹起义原由琐记

乔　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绵竹县继彭县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起义之后，通电起义，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相互联系的。为了存留这段史实，不烦详述于次。

一、酝酿彭县起义的详细过程

自“四·一二”国共分裂以后，四川七个军均倾向反共拥蒋。后以蒋介石一意孤行，排除异己，乃形成所谓中央军与地方军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三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文辉被赶到西康，刘湘统一了四川，自此蒋氏在四川的争夺对象，主要集中到刘湘。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蒋即乘飞机派中央军尾委随入川，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别动总队亦相继而至。其后又在重庆设立行营，派三个军常驻江、巴，对刘湘着着进逼。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亦结成川、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红（延安）同盟，以相对抗。刘曾派绵竹县人王翼（于青）为代表，常驻延安，中

共亦派罗世文常驻成都，互相联系；时绵竹县人乔毅夫与锺体乾、张斯可，同为刘湘幕后主要决策人，参与其事。一九三六年广东陈济棠发动"六一"反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刘湘均站在反蒋的一面。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重庆鉴军会议，其目的即在削弱和消灭刘湘，蒋刘矛盾遂达到了激化程度。幸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时，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情势乃为之一转。抗日战争开始，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蒋介石将刘部队分割使用，刘在南京病发，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卒被蒋扼死于汉口。刘死后，其直属的三个军唐式遵、王缵绪投靠了蒋介石，潘文华被撤职查办，逃回四川。时锺体乾代行刘湘的川康绥靖主任，乔毅夫以中将高参名义掌握着刘湘的印章和保险柜钥匙，二人全力扶植潘文华，把刘湘遗留的部队和军械等，大部份归了潘。（张斯可拿去一部份编为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任总司令、张斯可任七十八军军长），蒋迫于形势，以邓锡侯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撤销潘文华的处分，委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兼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委王缵绪为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为三十集军总司令。蒋又委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这时四川各军如杨森、孙震、李家钰、王陵基等均已先后出川抗战，王缵绪的部队亦已出川，从此时起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便成了四川地方部队的三巨头。

潘文华当时拥有刘湘遗留的一六三师陈兰亭，一六四师彭光汉、新十七师刘树成，新十八师周成虎，新编独立旅潘清洲，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刘兆藜统率的十几个保安团，还有中兴场的修械所和军械库等，实力仍居川军之冠。

潘文华继承了刘湘遗留的势力，同时也继承了刘湘系统（刘湘字甫澄，一般通称甫系）与蒋介石的矛盾。蒋为了将潘文华调离四川内地，发表潘为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命其主持大巴山防务，绥署设阆中。潘以钟体乾为总参议，乔毅夫为中将参赞一同前往。一九三九年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都想取代王缵绪的四川省主席，共同发动了七师长倒王事件。蒋介石乘机直接攫取四川政权，自兼四川省主席，以其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兼任省政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同时蒋为了缓和矛盾，拆散甫系的团结，对潘多方拉拢和包

围。支使孔祥熙、贺国光与潘结为金兰兄弟；并收买其副参谋长甫系骨干戴高翔，委派潘的仁寿同乡黄埔学生傅秉勋为参谋处长；利用潘好色的特性，以军统女特务张俊为其宠妾。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潘进行收买，潘文华之弟潘昌猷以其兄的甫系身份；在王缵绪任主席时，本已分得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控制着四川财政金融命脉，蒋又于一九四0年批准财政部向四川省银行投资二百万元，改组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又由陈果夫、陈立夫暗中拉潘昌猷加入C.C系。于是潘氏兄弟便成为依附四大家族的四川金融集团。潘文华沉溺于酒、色、烟（吗啡白面依为生命），财，以致甫系核心的周成虎师被分割，竟默不作声。与甫系三老，日益疏远，甫系遂无形涣散。（注：刘湘死后，其部属尊称锺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为甫系三老），抗日战争结束，蒋便对潘动起手来。一方面派陈诚到成都整编其部队，一方面将潘调离四川，改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在湖南境内，经一再请求，才改设黔江，所属部队由潘全部带往。在整编部队时，将原有三个师均缩编为旅，成为一个整编师，以其子潘清洲为师长。陈兰亭调升绥署副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任，彭光汉、刘树成调重庆行营。彭、刘二人进行兵谏，潘文华求助于行营主任张群，始告平息。蒋见甫系内部分裂，彻底解决的机会已到，一九四八年夏，遂将潘文华调为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宜昌。把所属部队完全分割，原一六三师调归河南张轸指挥，原一六四师调归襄樊康泽指挥，原新十七师调归汉口白崇禧指挥。后经向军政部长陈诚恳求，才将其子潘清洲委为新编二三五师师长。同年七月十六日，襄樊解放，康泽被俘，蒋又以此归罪于潘文华，撤去其川鄂边区绥靖主任职务，潘清洲师归继任主任孙震指挥。潘文华垂头丧气地偕其宠妾张俊，回到重庆。悔恨之余，只好百无聊赖地奔波于成渝道上，以求重新团结甫系，并暗中与邓锡侯，刘文辉联络，寻找机会，图谋再起。

邓锡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继刘湘任川康绥靖主任后，直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张群调任重庆行营主任时，又代理四川省主席。旋绥署撤销。次年六月行政院正式任命邓接替张群，对蒋更加热烈拥护。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以内战紧急需粮，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重庆，召开粮食会议，要调运十万石军粮，接

济前方。又派其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到成都来邓坐催。在俞约集有关负责人会商时，邓直率地向俞说："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意未无法挑调。俞愤愤离席，回到驻所励志社，立将情况密电蒋介石。三月二十二日，蒋即电召邓去南京。二十三日邓自以为参加了政学系有张群作靠山，坦然与俞同机飞重庆，次日转飞南京。当晚晤行政院长张群，尚不知此次电召，所为何事。二十五日午后谒蒋、蒋便直截了当地对邓说："刘伯承企图入川，当此戡乱救国之际，四川是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政治，还是专搞军事为党国效力吧。"二十七日晚，邓被迫向蒋递了辞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即刊出："邓锡侯辞职照准，遗职调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当天早晨，邓刚看到报纸，正在纳闷时，王陵基就由邓的现任建设厅长何北衡陪同来访了。王何二人走后，邓气愤地说："要撤职就撤职，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来，等着我辞职，这是有意扫我的面子！"邓失意之下，次日早晨即偕同其原川康绥署副参谋长万里到中山陵游览散闷。不便马上回川，遂由南京去上海。在上海

曾两次与民盟主席张澜晤谈，大骂蒋介石逼他辞职。张劝慰邓说："要看清当前形势，你丢了主席不要紧，对你来说，当前是重新专心一意地掌握兵权，应作好准备，待机起义。"邓从张的劝慰中有所领悟，四月九日由上海寄回《告别川人书》，书中含蓄地表达了他心中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怨气，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变化。

刘文辉是一个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政治的四川军阀，在速成系和保定系中，以较浅的资历，很快就当上了四川军务帮办；北伐易帜后，又当上了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一九三0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联合倒蒋。刘发出鱼电响应，结果汪等失败，结怨于蒋。刘发出鱼电响应，结果汪等失败 结怨于蒋。一九三三年，被刘湘击败，退踞西康后，长期大种鸦片，运销四川和国内，致经济颇为充裕。以巨款贿赂戴季陶、汪精卫、贺国光、张群等人，因得保持他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的地位始终未动。刘曾有一段时期，跟随蒋积极反共。但在抗战时期，又曾在重庆与潘文华一道，接受过周恩来的指示。蒋亦对刘怀疑，每欲去之。淮海战役后，蒋拟退保西

南，首先考虑的便是刘文辉，乃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电召刘来南京。到京时，蒋派其子蒋经国往迎，以示优遇。次日召见，蒋对刘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中央很重视，有了四川就有办法，如何布置，岳军（张群）会同你详谈，一切都好商量，希望四川朋友忠诚合作。"后刘与张数度长谈，张说："和谈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能不作万一准备，蒋先生决定集中兵力，扼江而守，各大区人事已作了新的部署。决定调朱绍良回东南，华中仍交白健生（崇禧），西南由我负责。"张最后一次晤刘时，更明白交底说："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又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刘由此领悟到：大难临头，蒋不能不拉拢西南的实力派，而自己与张关系特殊，故此时张对他依畀更殷，当即，向张表示："服从总裁计划，竭诚欢迎岳军兄来西南。"因刘自抗战初期起便与张拉上了保定同学关系，并暗中每月送张五万元，作为活动费用。（解放后据张管机要的省府秘书长孟广澎发牢骚说："张太吝啬，我每月为他收转刘文辉送他的活动费五万元，看见我很窘，从未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分文。（在牢中对乔诚说的）张来西南，正好作他的掩护。如后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到重庆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胡宗南、宋希濂一同暗向蒋主张，先解决刘文辉，以扫清通向云南的障碍，蒋未允。曾扩情亦向蒋力主先解决刘文辉，蒋便明白回答说："刘文辉不足信，难道张长官亦不足信吗？"可见张在蒋前，早为刘作了保证。

刘这次来京，有两个目的：一观察蒋的动静，二衡量战局，以便决定今后的行动。在到京之次日，即派其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去上海找张澜和民革人士，了解时局及征询意见。张澜要杨转达刘说："蒋介石即将彻底失败，川康的问题要看自己的力量如何来决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如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不管怎样都要作好准备。"

刘文辉一月十八日才离京回成都。刘原来的打算：如果和谈成功，则抢先通电拥护，对国共均去电应付。后见和谈未成，又想乘国民党崩溃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及至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很快就席卷全国，进军四川，最后才选择了走傅作义的道路。

二、四川局势演变、和安、绵、什、罗，茂山防总队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的四川局势，随着全国解放的日益临近，真是风云紧骤，混乱不堪。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等地方实力派，都想保存川康这块地盘和自己的实力，都在竭力挣扎以应付行将出现的局势变化。

刘文辉虽还盘踞着西康省，但四川却为王陵基所控制，不容许刘在四川活动。川康边境互相戒备，已成对峙形势。刘仗特他有钱、除支持王藴滋在附省地区崇宁武装暴动外，并经常到成都联络各方，策划倒王。邓锡侯丢掉四川省主席后，一九四八年五月，蒋曾发表邓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汉中。邓心存疑惧，迟迟不敢往就。同年十二月底，乃改委邓为重庆绥署副主任，邓认为这是重新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的机会，欣然前往履新。但在就职讲话中说出“和平救国”一类不合时宜的语句，当场遭致绥署主任朱绍良的驳斥说：“和平只有在枪杆子上，才可以取得。”给邓以难堪。兼之，连带去的万里，也安不到一个职务。徒有空衔，又重陷于失望之中。在背地里曾怒气冲冲地说：“蒋介石这个老顽固，对四

川军人除了王陵基、杨森以外，其余那个他都不相信。潘文华自一九四八年罢职丢官后，坐了半年多的冷板凳，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时，才给了他一个副长官的头衔。虽曾长期继承甫系势力，由于他的自私，声誉已大为逊色。兼之，王陵基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立即着手争夺甫系的领导权，聘请张斯可、钟体乾、乔毅夫、刘航琛为高级顾问，并用省府委员、市长、专员等要职，拉拢甫系上层分子。又组织甫澄学会，拥戴王为会长。甫系旧人，大多倒向王的一边。潘的力量大为减弱。因此，刘、邓、潘三人，都对王不满，感到有联合的必要。

张群二月三日抵达重庆，接替朱绍良的绥靖主任，其目的在于执行蒋介石授予他的保卫西南，以四川为最后堡垒的任务。因川、滇、黔、康四省主席王陵基、卢汉、谷正伦对他的态度不一，四川情况又很复杂，故未即宣布就职。王陵基以张硬派其亲信孟广澎作他的省政府秘书长，存有芥蒂，这次因同受蒋的指示，为了打破四川主席的沉默，消除成见，特首先飞渝，表示欢迎。同月十四日，张群飞成都征询各方意见，王又出面为张邀请在省党政军首

脑及绅耆名流等，在省府会议厅，举行午宴，请张讲话。二十一日，张在重庆就职，发表“团结、自卫、自保”方针，王亦亲往参加，率先拥护。殊张亲近刘、邓、潘、对王忸怩作态，不肯开诚相见，引起王极大反感。

其实，刘、邓、潘、王、对、张所提出的三项保卫西南方针，都是同床异梦。刘、邓、潘主张“自卫，自保”，是为了应变，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让蒋和王陵基吃掉；王提出的“自卫安川方案”，是打着“反共戡乱”的招牌，独霸四川；而张群则是施展其一贯技俩，抹光搁平。当时刘、邓、潘对张群的心情是利用，依靠和支持；王陵基原想与张合作，后见张对刘、邓、潘显然支持，遂公开反对。一次王在其公馆会报中，公开向党、政、军、特负责人说：“张群接替朱绍良，四川问题就更多，我对这位华阳相国一向不怎样恭维，加上他一直支持刘文辉，这使我对他更不感兴趣”。

同年四月五日，张群改任西南军政长官后，刘文辉和邓、潘商量，利用张群与王陵基之间矛盾加深，正好借张群这块牌来个驱王运动。一则制造政治纠纷，使四川政局动荡不安，于我们有利；二则纵然把王赶不走，也可

打击他的气焰，削弱蒋在四川的势力。适张群催邓锡侯就副长官职，刘、潘即推邓去重庆代表省方向张表达“拥张驱王”的意见。张说：“去王颇不容易，蒋先生信王极坚。”后邓又向张说：“如不去王，四川闹到山西那个样子，在重庆、成都重演太原式的攻守战，……徒使老百姓遭受涂炭，你是四川人，将何以处之！”张回答说：“不致于闹到那个样子吧？”又说：“我可以赞助一臂之力，……但一张嘴不会生大效，还须大家做工作。”刘文辉和邓、潘得到张的同意，便于同年五月由刘出钱，支使与他们有关系的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发起一个民众自卫运动。于五月十四日，在成都举行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张群亲来成都出席。又于十七日通过了“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军事自卫”的应变方案。刘、邓、潘在宴请张群时，当面表示，要张群兼任主席，他们都愿作省府委员。宴会后，又推派吕超、向传义、胡恭先、杨永浚等为代表，到广州向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撤换王陵基。七月一日，张群批准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由熊克武出任主任委员，与王陵基的四川省政府争

夺民众组训权力。至此，张群、刘、邓、潘与王陵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王陵基亦毫不示弱，头顶蒋介石，左手拿着蒋系黄埔学生，右手拿着“甫系”，与他们展开争斗。一面在川康渝民众自卫大会上公开表示反对，一面将大会情况密报蒋介石，并在华西坝省府官邸，约集成渝两地黄埔学生代表和甫系骨干分子开会，搞所谓黄埔与甫系的大合作。不久以后，又在他隆兴街公馆，邀请甫系三老张斯可，锺体乾，乔毅夫及甫澄学会总干事郭秉毅密秘商谈应变办法。王陵基大谈自卫安川和拥蒋反共的部署，说完后征询大家的意见，一时默然，张斯可突站起身来说：“要讲自卫安川，扩充甫系势力，凑合你，我来；要背死人过河（指拥蒋），我就不得来。”说完，拿起烟杆就走了，锺体乾、乔毅夫连呼：“斯可！”亦跟在后面告辞出来了。从此以后，张、锺、乔和郭秉毅等，每天晚上都在少城实业街五十六号刘仕钧家与甫系分子秘商应变办法。乔毅夫之子乔诚，七月一日辞去成都市长，亦参加了这项活动。绵竹县人夏骑风，当时在王陵基前以甫系骨干名义最为活跃，最后亦参与其间。他们表面仍说拥王，实际另搞一套。原拟以雷、马、

屏、峨为据点，曾请王委刘树成为屯垦司令，后因解放大军从贵州打来，才选定以安，绵、什、罗、茂五县边境山区为根据地。先向王陵基推荐夏骑风为绵阳专区民众自卫督导专员，由乔诚去联络安县、绵竹、什邡的自卫副总队长。九月间又向王推荐甫系政客李叔尧为安县县长，刘玉杰（甫系一六四师旅长）为绵竹县长，李克刚（甫系，曾任旅长）为什邡县长，均由郭秉毅（时在王家中代核公文，解放后才知道郭是地下党员）转交王核准。茂县和罗江的县长及自卫副总队长，是夏骑风去接洽。

十一月一日，人民解放军从南北两线进攻川、康、滇、黔。南线第二、四两野战军，首先于湖南湘西常德地区与鄂西宜昌地区，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千里战线上分兵向川黔两省发动强大攻势。北线第一野战军，分兵数路：1．由秦岭要隘沿川陕公路南下；2．由康县，略阳钳击广元；3．由漳县，岷县斜趋赶武都；4．由周至沿汉中古道向南前进。

张群闻讯，由重庆飞台湾，向蒋请示应付西南危局的办法。

王陵基急忙筹建游击基地，划眉山专区十县，为两个山防区，委汪杰，杨显明为山防总队长；绵阳专区委夏骑风为安县、绵竹、什邡、罗江、茂县山防总队长。由乔诚回绵竹游说县参议会，通过扩编自卫队和拨仓谷数千石案。并指派自卫副总队长徐辅周赴成都购买枪弹。又由乔诚和夏骑风去找郭秉毅，共同请王陵基拨给保安司令部库存旧枪百余枝。系以扩大甫系势力，拥护王反共为词，实际是为了应变和借机复活甫系在川势力。刘玉杰把绵竹自卫队扩充为六个中队，李叔尧、李克刚在安县和什邡亦均有扩充，统归夏骑风指挥。又以甫澄学会名义，在甫系三老锺体乾、张斯可、乔毅夫的策划下，联络周围各县与全川，相约一致行动。这样安绵什罗茂山防总队，遂于十一月初正式成立。

三、潘文华、邓锡侯派乔诚回绵竹发动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重庆解放前夕，潘文华仓皇来到成都，当天即在电话上邀请乔毅夫速去永兴巷寓所，有要事相商。至则锺体乾已先在，潘说要在成都地区率部起义，拟以中兴场为起义地点，因为武器在那里，请乔先去筹备一切，请锺在城内代为联络各方和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